



# 叢書集成二編 第六六冊目錄 文學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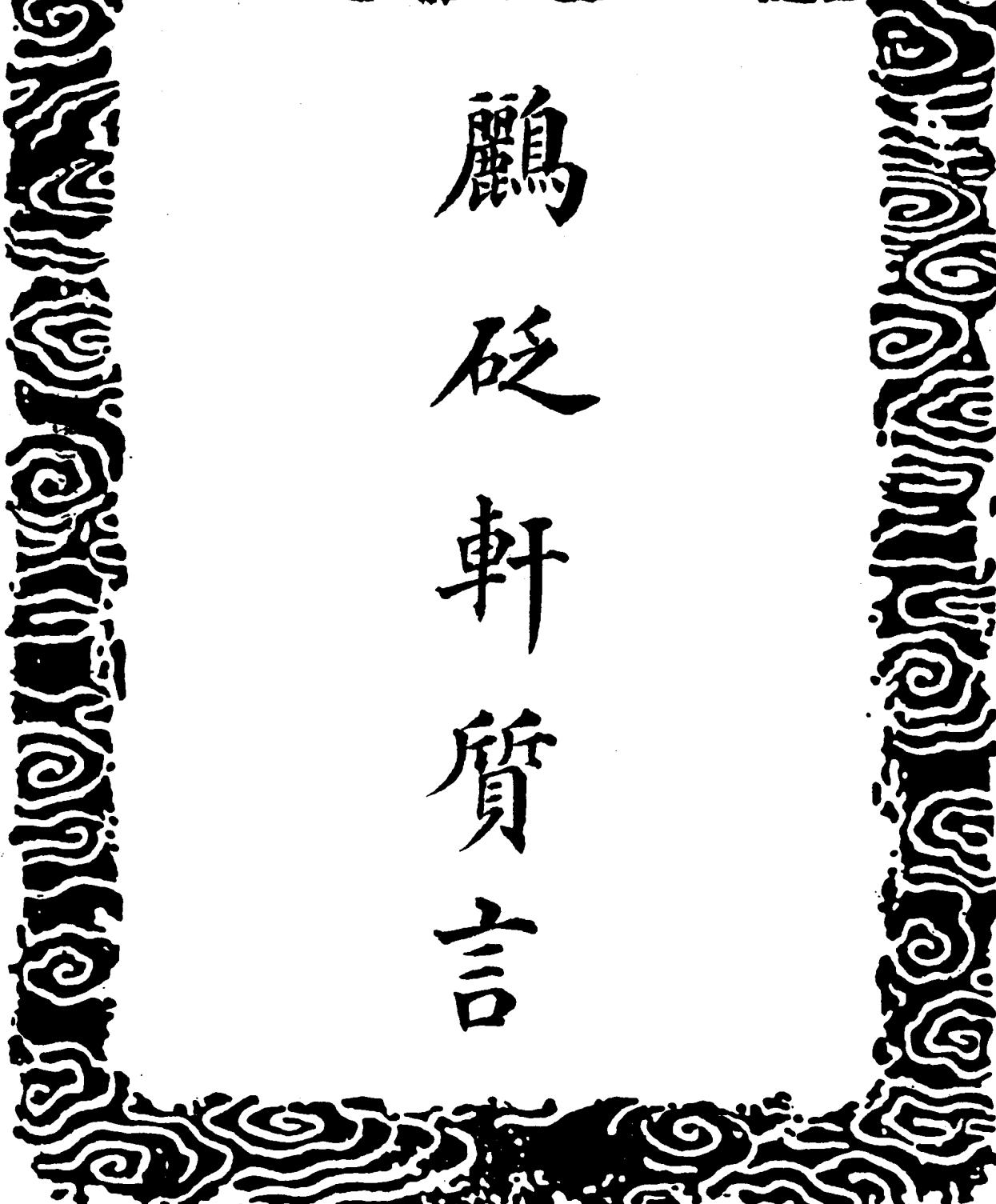


## 勸善小說

- |                 |        |      |         |
|-----------------|--------|------|---------|
| 鷗石軒質言四卷         | 清 戴蓮芬撰 | 筆記小說 | ○六六 ○〇一 |
| 夜譚隨錄四卷          | 清 和邦額撰 | 筆記小說 | ○六六 ○三三 |
| 夜雨秋燈錄四卷續集四卷三集四卷 | 清 宣鼎著  | 清代筆記 | ○六六 一二一 |

## 神異小說

- |           |         |      |         |
|-----------|---------|------|---------|
| 茶香室叢鈔二十三卷 | 清 瘦曲園撰  | 筆記小說 | ○六六 一二〇 |
| 島居隨錄二卷    | 清 盧若騰撰  | 筆記小說 | ○六六 三三五 |
| 志異續編四卷    | 清 宋永岳撰  | 筆記小說 | ○六六 三六七 |
| 聽雨軒筆記四卷   | 清 徐德清撰  | 筆記小說 | ○六六 四一五 |
| 咫聞錄十二卷    | 清 慊訥居士撰 | 筆記小說 | ○六六 四七三 |
| 埋憂集十卷續集二卷 | 清 朱梅叔撰  | 筆記小說 | ○六六 五六三 |
| 南皋筆記四卷    | 清 楊鳳輝撰  | 筆記小說 | ○六六 六三三 |



鶴  
友  
軒  
質  
言



清 戴蓮芬著

# 鶴 砧 軒 質 言

鶴 砧 軒 質 言 提 要  
是書乃清季南通戴蓮芬氏所著以鶴  
砧名軒者蓋取戴高士顯達相斗酒聽  
鶴故事名之也質言四卷所紀諸事故  
家舊俗風流未泯遺聞瑣故大半未經  
人道措辭亦雅絜可喜篇末數則尤與  
世道人心有闢係鍼砭俗耳此為良藥  
石歟

## 鶴 砧 軒 質 言 序

補官野史補正史所未及有徵可信君子弗以小說棄之也近來作者曰感志怪諸書  
賣錢刺而鄰於激之囂之餘貌風雅而涉於夸言則文矣紀載之本意謂何也余不  
輕少為姑妄所固執於經世之文稽古之實是事兼如而义裕繁紛故其心而不  
返顧浮華是輒苦不文附門庭拙者數矣顧自五上長安以來光陰荏苒半濟磨於  
輪蹄馬足湖每當客船孤燈伏枕不寐則取夫半生閱歷與失良友之清談野人之  
傳述以可以新耳目者一一嘗隨筆記之以當揮塵消悽之助本為消遣無取湖色  
以為工微此勤德美事經營以示巧特以中無一物未免博取曰之胡虛然以模人  
情擬無依繡牋於貌為文者之令人作嘔也有諒哉者節取其事弗奇求其詞是則  
余之深幸也夫

光緒五年十一月望日鶴峯戴蓮芬自叙

鶴 砧 軒 質 言

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一百零一

一百零二

一百零三

一百零四

一百零五

一百零六

一百零七

一百零八

一百零九

一百零十

一百零十一

一百零十二

一百零十三

一百零十四

一百零十五

一百零十六

一百零十七

一百零十八

一百零十九

一百零二十

一百零二十一

一百零二十二

一百零二十三

一百零二十四

一百零二十五

一百零二十六

一百零二十七

一百零二十八

一百零二十九

一百零三十

一百零三十一

一百零三十二

一百零三十三

一百零三十四

一百零三十五

一百零三十六

一百零三十七

一百零三十八

一百零三十九

一百零四十

一百零四十一

一百零四十二

一百零四十三

一百零四十四

一百零四十五

一百零四十六

一百零四十七

一百零四十八

一百零四十九

一百零五十

一百零五十一

一百零五十二

一百零五十三

一百零五十四

一百零五十五

一百零五十六

一百零五十七

一百零五十八

一百零五十九

一百零六十

一百零六十一

一百零六十二

一百零六十三

一百零六十四

一百零六十五

一百零六十六

一百零六十七

一百零六十八

一百零六十九

一百零七十

一百零七十一

一百零七十二

一百零七十三

一百零七十四

一百零七十五

一百零七十六

一百零七十七

一百零七十八

一百零七十九

一百零八十

一百零八十一

一百零八十二

一百零八十三

一百零八十四

一百零八十五

一百零八十六

一百零八十七

一百零八十八

一百零八十九

一百零九十

一百零九十一

一百零九十二

一百零九十三

一百零九十四

一百零九十五

一百零九十六

一百零九十七

一百零九十八

一百零九十九

一百零一百

一百零一百零一

一百零一百零二

一百零一百零三

一百零一百零四

一百零一百零五

一百零一百零六

一百零一百零七

一百零一百零八

一百零一百零九

一百零一百零十

一百零一百零十一

一百零一百零十二

一百零一百零十三

一百零一百零十四

一百零一百零十五

一百零一百零十六

一百零一百零十七

一百零一百零十八

一百零一百零十九

一百零一百零二十

一百零一百零二十一

一百零一百零二十二

一百零一百零二十三

一百零一百零二十四

一百零一百零二十五

一百零一百零二十六

一百零一百零二十七

一百零一百零二十八

一百零一百零二十九

一百零一百零三十

一百零一百零三十一

一百零一百零三十二

一百零一百零三十三

一百零一百零三十四

一百零一百零三十五

一百零一百零三十六

一百零一百零三十七

一百零一百零三十八

一百零一百零三十九

一百零一百零四十

一百零一百零四十一

一百零一百零四十二

一百零一百零四十三

一百零一百零四十四

一百零一百零四十五

一百零一百零四十六

一百零一百零四十七

一百零一百零四十八

一百零一百零四十九

一百零一百零五十

一百零一百零五十一

一百零一百零五十二

一百零一百零五十三

一百零一百零五十四

一百零一百零五十五

一百零一百零五十六

一百零一百零五十七

一百零一百零五十八

一百零一百零五十九

一百零一百零六十

一百零一百零六十一

一百零一百零六十二

一百零一百零六十三

一百零一百零六十四

一百零一百零六十五

一百零一百零六十六

一百零一百零六十七

&lt;

鵝鏡軒遺言目錄

卷一

錢中丞

薛執中

嫁妾得子

續舊傳

三姑娘

命婦屈監

任柱

計十官

洪梅珠

三世四節

黃崖教匪

亢掌櫛

都天靈鏡

驟狐

太平鼓

書燈自走

狐打龜

花妖

蛇異

祖宗示兆

危症獲救

兩杯茶教匪

長生猪

江慎修

鵝鏡軒遺言

目錄

卷二

何中堂

好兒

張忠愍公

儻統三則

齊蘇翁

狗報冤

郭恭圖

劉松山

孤船

洪承疇九世後身

鬼梳頭

凶宅二則

揚州旅邸

趙甲

記族叔祖避亂事

周石工

湯文忠公軼事

王孝廉

雷提龍王像

純孝通神

燒車御史

某中丞道友

鵝鏡軒遺言

目錄

卷三

賣蓋翁

打人王

楚北異人

胡殿元

王文博公

五子登科

五代進士

吳應和

莫翰林

施耆仙

鬼拜人

一真和尚

姜生

彭宮保缺事

王二太爺

西宋康慈事紀畧

孟先生

孟鑑仁

呂祖祠靈驗

夏領氏

程夫人

詩僧

姻緣有定

記丁卯閨中事

周成

五色蝶

卷四

玉皇殿夜怪

陰兵

鵝鏡軒遺言

目錄

靈山雷祖真傳

無首兒

陳平陰奸

鄉會公費

儒醫

揚匪

禁烟原委

李先生

玉哥

龍瞎子

胡佃

失物有定

開路神

騙子二則

李升

破鏡重圓

無子有子

錢大令

官詐

明太太

魂辭行

任叔振

錢中丞

清·南通州尉李遵芬著

粵逆之亂江以南所在陷賊同治改元不二年。臣怒發首，重視太平人成。知曾文正公與左李二相國盡心戮力克成大勳。而不知其端肇於錢中丞鼎。銘以舉人教習得訓導。援例為戶部主事。以憂歸見時事多難。連不出。時江南唯上海獨存。吳中士大夫多携眷餽屬賊謀上海急。上海故無備。而外又無援。曾侯甫克安慶。將水援吳越。無暇顧上海。沿途賊卡甚密。兵亦不能達。上海官紳集議。求可以如說。乞師者難其人。公毅然請行。遂駕洋船從賊中直抵安慶。謁文正極言東南數十萬生靈待拯。狀且言上海為通商埠頭。貨物充揚。一旦資賊。則全無收復機。文正慮地僻。孤軍深入。且無援。公力陳形便。繼以痛哭。文正公為之感動。遂許之。命李相鴻章。以淮勇移駐上海。公謀之吳人。跋洋船五破浪來。潛師直趨賊卡一千餘里。安城黃浦江人心始定。俄而賊大至。四面環攻。李迭創匪魁。與曾左三路夾攻。名城漸次收復。全省肅清。方其乞師也。蘇撫薛煥。晉將蔡楚勇一萬二十。將東旋。文正慮所募。

皆各營散卒。徒糜軍餉。命公往截散之。公馳行。遇於漢口。簡所募九百人歸。無譖者。文正大奇之。而移師之議乃決。參贊平。撤淮軍北勤。鴻章日夜逐賊。不得。公駐清江主轉運。迄事平。無譖。歲豐七年。文正薦公可大用。伯相亦力言之。遂調大順廣。擢按察。遷布政。又二年。而河南巡撫之命。遂下。公誠任以綠營兵勇。請加銅練。兵行之有效。各省推而行之。練兵之名實亦自公始。仍授子仕郎。典有加焉。

薛執中

道光中大學士福濟文慶。皆好神仙術。一時士大夫附會其說。如皋某太史亦與焉。有妖人薛執中。挾其術遊東三省。自言得異人傳。能驅神役鬼。起死回生。愚民奉若神。布施無疑。時邊外將軍某亦好道。聞其名。重幣招致。累百尺浮圖居之。而已膜拜其下。頗薛亦寶有異術。非徒為大言者。住口外數載。聞京中宰相求異人。薛欲往。將軍不肯。薛大笑曰。某行。豈將軍所能禁哉。請以千人圍浮圖。而遣健僕。乘輜至京師。某如後期。非夫也。將軍如其言。比報至。薛到已一日矣。先是大相秉燭坐。忽驚端如飛鳥墜。羽客翩然入。道骨仙風。鬚眉皆古。大相驚訝。詢之。薛言口外將軍係某弟子。聞中堂慕神仙術。故不遠千里。獻不死丹。耳。大喜。叩古稀。薛口若懶河。談論玄妙。

大相乃聞。密室奉養極恭。明日招福相及諸同志供師事之。薛導以運氣採精。又斬三戶。諸術。燒鏡不倦。部務幾席。又以符水治人疾病。遠近聞。傳求治者無虛日。某御史。國朝包拯也。彈劾不避權貴。惡僧道若仇。會太夫人疾。醫藥無効。有薦辟者。痛訶之。太夫人故信佛。怒曰。爾不欲母生耶。苟活人。僧道何害。御史不得已。延之。詐。內薛曰。易治耳。是腹中有二泥人。藥下之即愈。御史益嗤其妄。姑試之。果然。左右嘆神仙。不置御史。大怒曰。左道旁門。聖世所禁。况輩與之下。妖人。敢橫行無忌哉。具疏劾之。薛下刑部獄。嚴刑期間。盡得諸弟子職名。予是文福以下。皆得罪。而薛棄市刑之日。談笑自若。弟子信發之輕若無物。啟拂庭。不見。究不知是仙是怪也。

嫁妾得子

吾通孫孝子晉林。偶寫如意。四十無子。謀置妾。其族有貧而鬻女者。鑑晉林富。篤為張姓女。重價歸之。入門夕。孫妻詰得實。告孫。孫曰。吉幸早。否。禽獸矣。子孫柯有吾。將女蓄之。俾擇夫嫁焉。乃改適沙贈。奮田五十畝。伉儷甚篤。孫後納妾。得子三。長桐軒。庠生。次理齋。監生。三少谷。魁於鄉。

續鷗隱軒詩言

卷一

續鷗隱軒詩言

卷一

續鷗隱軒詩言

二

續鷗隱軒詩言

三

續鷗隱軒詩言

四

續鷗隱軒詩言

五

續鷗隱軒詩言

六

續鷗隱軒詩言

七

續鷗隱軒詩言

八

續鷗隱軒詩言

九

續鷗隱軒詩言

十

續鷗隱軒詩言

十一

續鷗隱軒詩言

十二

續鷗隱軒詩言

十三

續鷗隱軒詩言

十四

續鷗隱軒詩言

十五

續鷗隱軒詩言

十六

續鷗隱軒詩言

十七

續鷗隱軒詩言

十八

續鷗隱軒詩言

十九

續鷗隱軒詩言

二十

續鷗隱軒詩言

二十一

續鷗隱軒詩言

二十二

續鷗隱軒詩言

二十三

續鷗隱軒詩言

二十四

續鷗隱軒詩言

二十五

續鷗隱軒詩言

二十六

續鷗隱軒詩言

二十七

續鷗隱軒詩言

二十八

續鷗隱軒詩言

二十九

續鷗隱軒詩言

三十

續鷗隱軒詩言

三十一

續鷗隱軒詩言

三十二

續鷗隱軒詩言

三十三

續鷗隱軒詩言

三十四

續鷗隱軒詩言

三十五

續鷗隱軒詩言

三十六

續鷗隱軒詩言

三十七

續鷗隱軒詩言

三十八

續鷗隱軒詩言

三十九

續鷗隱軒詩言

四十

續鷗隱軒詩言

四十一

續鷗隱軒詩言

四十二

續鷗隱軒詩言

四十三

續鷗隱軒詩言

四十四

續鷗隱軒詩言

四十五

續鷗隱軒詩言

四十六

續鷗隱軒詩言

四十七

續鷗隱軒詩言

四十八

續鷗隱軒詩言

四十九

續鷗隱軒詩言

五十

續鷗隱軒詩言

五十一

續鷗隱軒詩言

五十二

續鷗隱軒詩言

五十三

續鷗隱軒詩言

五十四

續鷗隱軒詩言

五十五

續鷗隱軒詩言

五十六

續鷗隱軒詩言

五十七

續鷗隱軒詩言

五十八

續鷗隱軒詩言

五十九

續鷗隱軒詩言

六十

續鷗隱軒詩言

六十一

續鷗隱軒詩言

六十二

續鷗隱軒詩言

六十三

續鷗隱軒詩言

六十四

續鷗隱軒詩言

六十五

續鷗隱軒詩言

六十六

續鷗隱軒詩言

六十七

續鷗隱軒詩言

六十八

續鷗隱軒詩言

六十九

續鷗隱軒詩言

七十

續鷗隱軒詩言

七十一

續鷗隱軒詩言

七十二

續鷗隱軒詩言

七十三

續鷗隱軒詩言

七十四

續鷗隱軒詩言

七十五

續鷗隱軒詩言

七十六

續鷗隱軒詩言

七十七

續鷗隱軒詩言

七十八

續鷗隱軒詩言

七十九

續鷗隱軒詩言

八十

續鷗隱軒詩言

八十一

續鷗隱軒詩言

八十二

續鷗隱軒詩言

八十三

續鷗隱軒詩言

八十四

續鷗隱軒詩言

八十五

續鷗隱軒詩言

八十六

續鷗隱軒詩言

八十七

續鷗隱軒詩言

八十八

續鷗隱軒詩言

八十九

續鷗隱軒詩言

九十

續鷗隱軒詩言

九十一

續鷗隱軒詩言

九十二

續鷗隱軒詩言

九十三

續鷗隱軒詩言

九十四

續鷗隱軒詩言

九十五

續鷗隱軒詩言

九十六

續鷗隱軒詩言

九十七

續鷗隱軒詩言

九十八

續鷗隱軒詩言

九十九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零一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零二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零三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零四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零五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零六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零七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零八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零九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一十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一十一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一十二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一十三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一十四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一十五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一十六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一十七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一十八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一十九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二十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二十一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二十二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二十三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二十四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二十五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二十六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二十七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二十八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二十九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三十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三十一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三十二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三十三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三十四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三十五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三十六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三十七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三十八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三十九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四十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四十一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四十二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四十三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四十四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四十五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四十六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四十七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四十八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四十九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五十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五十一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五十二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五十三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五十四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五十五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五十六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五十七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五十八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五十九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六十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六十一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六十二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六十三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六十四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六十五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六十六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六十七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六十八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六十九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七十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七十一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七十二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七十三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七十四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七十五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七十六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七十七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七十八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七十九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八十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八十一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八十二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八十三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八十四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八十五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八十六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八十七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八十八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八十九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九十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九十一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九十二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九十三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九十四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九十五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九十六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九十七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九十八

續鷗隱軒詩言

一百九十九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零一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零二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零三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零四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零五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零六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零七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零八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零九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一十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一十一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一十二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一十三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一十四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一十五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一十六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一十七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一十八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一十九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二十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二十一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二十二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二十三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二十四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二十五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二十六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二十七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二十八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二十九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三十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三十一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三十二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三十三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三十四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三十五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三十六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三十七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三十八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三十九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四十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四十一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四十二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四十三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四十四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四十五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四十六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四十七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四十八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四十九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五十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五十一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五十二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五十三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五十四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五十五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五十六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五十七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五十八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五十九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六十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六十一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六十二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六十三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六十四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六十五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六十六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六十七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六十八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六十九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七十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七十一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七十二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七十三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七十四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七十五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七十六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七十七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七十八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七十九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八十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八十一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八十二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八十三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八十四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八十五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八十六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八十七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八十八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八十九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九十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九十一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九十二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九十三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九十四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九十五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九十六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九十七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九十八

續鷗隱軒詩言

二百九十九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零一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零二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零三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零四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零五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零六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零七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零八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零九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一十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一十一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一十二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一十三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一十四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一十五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一十六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一十七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一十八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一十九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二十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二十一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二十二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二十三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二十四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二十五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二十六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二十七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二十八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二十九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三十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三十一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三十二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三十三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三十四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三十五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三十六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三十七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三十八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三十九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四十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四十一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四十二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四十三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四十四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四十五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四十六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四十七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四十八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四十九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五十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五十一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五十二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五十三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五十四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五十五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五十六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五十七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五十八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五十九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六十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六十一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六十二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六十三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六十四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六十五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六十六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六十七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六十八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六十九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七十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七十一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七十二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七十三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七十四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七十五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七十六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七十七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七十八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七十九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八十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八十一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八十二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八十三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八十四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八十五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八十六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八十七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八十八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八十九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九十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九十一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九十二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九十三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九十四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九十五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九十六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九十七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九十八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九十九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七十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七十一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七十二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七十三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七十四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七十五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七十六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七十七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七十八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七十九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八十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八十一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八十二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八十三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八十四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八十五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八十六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八十七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八十八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八十九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九十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九十一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九十二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九十三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九十四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九十五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九十六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九十七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九十八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九十九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七十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七十一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七十二

續鷗隱軒詩言

三百七十三

續鷗隱軒詩言

始以鶯鶯連香濃。欣然入坐。解紗馬。集波宋。爲代為解。宋城入。嘗。佛足。銅漢鉢。

不怒亦不動。他顧而嘆少。問鶯鶯。人微語。曰。余在至城。獨不能至。宋頃之。明日。宋遂托故往。與侯談會。計大相得。住末日。鶯鶯漸不避。一日。忤鶯鶯。嘆曰。儂自愚無一知己。以君風雅。多涉嫌疑。然君宜諒儂也。宋嘶嘶。月餘。有以鶯鶯聞者。宋憤絕。竟不食。命媼伺宋子遙。強致之。宋有慚色。驚泣曰。儂有問無罪。石何見棄之決也。宋曰。子非真相。情者。然情深。或累卿焉。鶯鶯曰。士為知己者死。君尚畏累。猶自命為深情人矣。我尚不知罪。妄要之姦。乃已。自此踪跡益密。偶半日暇。皇然若有失。宋每見吾不知。天子有何警。如卿乃真至寶。功名富貴。時代人作傭奴耳。第曰。恨今世身已屬人。不敢犯非禮。死後魂歸。日。君心變耶。僕真不知此理者。顧心不自主耳。雖然。相思長生。从不如相聚。達死之樂也。宋於是不思復言。又年餘。鶯鶯益起鶯鶯故念刻乘間。重貞於鶯鶯。不得已。如所請。第一月三至。而不勝其煩。稍拂之。姊遂大張其典。且遣子參軍。鶯鶯泣謂宋曰。姊過我良苦哉。死君肯流一杯酒否。宋泣歎。意少解。乃去。是夜鶯鶯明日始知。以嫌疑不得一面。

訣。痛。急。欲。身。殉。妻。責。以。大。義。始。止。明。年。遂。來。裝。作。北。地。遊。謂。天。下。從。此。無。知。已。矣。

三姑娘

戴廣漢。寧南府红旗人。本姓田。年十七。補弟子員。十九。舉於鄉。性豪爽。不拘小節。京師胭脂街。為烟花巷。蜂蝶出入其中。戴徧覓無佳種。恒營養中元。數步城南城隍廟。香塵滾滾。寶車絡繹。不絕。隔粉光脂點。彷彿皆絕代麗姝也。至門。扶道首。婢端頭下車。則特世班平三套。長幾盈尺。縫腰十圍。姐妮作嬌嬈。聞機下腳。聲滿心魄。端視則紅美三才。根乃靈空。蓮步微展。不知芳心愛棄。許委屈也。戴徧覓。幾至出聲。復前行。至大殿。見男女雜遝。駕觀者以千百數。異之。趨入。德見女郎着紫紗半臂。杏黃秋碧羅裙。扶垂髫。向佛磕頭。而拜。裙下雙鈎。如新月。貼地紅鞋。已。嬌喘細細。倚山字欄。小憩。則見王容莊麗雙眸。欲滴。嫣然微笑。千百人。羣歎如中酒。戴徧覓。責家寵。嘉傍。左右不去已。而女徐徐出廟。婢呼車載立車側。俟籠。暖衣。隨之。女幅疋呼。婢耳語。笑吃吃。不絕。時露面窺外。戴徧覓。神迷。舍不。時。秋向。新霽。道旁。況沒體。甚。汗揮如雨。女郎似憐。如鴻御者。緩。停。馬。未幾。入一委巷。審之。脂膚。衛。也。大。私念。北。地。胭脂。流覽。殆。偏。天仙。乃。在。濁。世。何。無。半。面。緣。劫。調。問。兒。女。即。下。車。敲。白。

視。歲。不。如。三。姑。不。樂。而。散。自。是。戴。每。日。一。至。王。姑。家。惟。笑。語。不。消。妄。想。三。姑。家。故。有。姑。林。二。皆。殊。色。一。日。同。學。策。跨。跡。至。通。戴。和。達。相。約。為。聯。芳。食。吉。于。三。姑。俾。各。占。一。枝。華。既。發。戴。三。姑。為。盟。主。鴛。鴦。對。對。蝶。葉。雙。極。一。時。袒。履。之。歲。三。姑。微。吟。頌。繁。華。紅。三。月。天。春。風。春。雨。畫。櫻。前。櫻。剪。花。春。翻。去。蝴蝶。痴。心。瘦。可。憐。戴。如。三。姑。前。歌。詠。首。歌。詠。歌。詠。持。掌。曰。尚。者。蝶。蝶。化。今。日。花。蝶。蝶。女。三。姑。顰。面。不。攝。病。妝。蝶。蝶。手。持。回。麻。新。月。挂。海。棠。梢。上。街。頭。並。立。且。三。姑。矣。於。是。移。燈。曲。窗。紅。侵。翠。佈。呢。呢。折。去。每。相。恩。若。繪。春。華。人。骨。鱗。肉。化。嬌。花。圓。嬌。風。味。另。自。可。人。戴。伏。枕。細。玩。三。姑。蝶。蝶。而。曰。那。不。經。蝶。說。說。說。妻。豈。不。藏。耶。戴。說。戴。說。戴。戴。此時。千。金。一。剝。正。恐。蝶。蝶。去。將。穿。詩。光。華。中。遇。耳。三。姑。笑。曰。郎。太。痴。矣。遠。亦。不。察。教。語。至。天。明。攜。手。出。羅。幕。假。假。打。假。會。期。乃。期。南。至。家。而。任。鄉。令。事。舉。出。都。促。同。行。期。迫。甚。不。及。別。三。姑。三。姑。亦。竟。不。知。也。嗣。是。天涯。海。角。人。各。一。本。特。馬。首。重。回。而。楊。柳。青。青。已。不。知。折。在。誰。氏。手。矣。嘵。

北方風氣剛勁。往死不屈。然得其正。為忠臣。否。則必流。而。為。盜。賊。肆。殺。之。以。義。則。皆。悔。首。帖。耳。甘。為。我。用。非。如。南。方。鮮。帆。之。徒。不。畏。天。法。不。順。天。理。也。

故刑部每禁盜賊平皆草為榜。雖日在行伍，無手足拘繫。若其妻某風氣然，必宣武門外南橫街一宅，本湘人之宦於京者。蓄積頗厚。其命婦麗若天人。一日夫當直，二僕被破。女家留一姐，一更夫守。後三更，命婦已熟睡。有巨盜數十人持械破大門。

入更夫呼號。婦匿床下不敢出。命婦徐起整衣，開正室，向坐待之。盜蜂擁進。命婦揮之曰：「止！」盜相顧驚異，皆卻立。命婦曰：「諸君皆自命豪傑，欺一婦胡為？」請問明大執使為妾身來乎？為奪財來乎？盜曰：「夫人金體，生妄想。天且不容聞。府上有餘盜，兄弟俱盤據耳。夫人曰：「此亦不妨。東屋白箱，有白金余袋，可自取之。勿壞我室也。」言已，擲鑰匙于地。盜顧廬曰：「夫人仗義，汝等勿驚擾我。一人取之足矣。」遂拾鑰匙，袖十笏，餘局如故。出曰：「本不應冒昧以討利市。客取些須。」命婦夫人賞心，率眾拜而去。自後中門不閉，永無盜患云。

## 任柱

同治時，捻黨日熾，猶以賴汶光為最。而悍慄則莫如任柱。所統皆馬隊官軍，方創

運河而守。捻突盤旋於濟青沂海之間，其踪委懲。官軍尚未能制勝。一日，銘軍與賊戰獲一酋，訊知為任柱帳下人。將殺之。尚大呼曰：「殺我，我投誠哨官唐其甥也。」顧係

## 劉公

釋劉省三軍門銘傳曰：「汝能殺任柱乎？」曰：「能。」銘傳曰：「守備一金。」

不能。勿返。」其人執槍馳馬去。復歸。柱不疑，仍置左右。明日又戰，其人忽以槍擊柱。柱子彈脫，而驚曰：「魯王中槍矣！」不戰，流其人馳馬白軍門。賞如約，賴文光

遂以勢孤被擒。擒乃滅。又山東軍興，起畧云。銘軍追賊至日照，先鋒騎兵擊賊洋槍，傷任柱右耳。由膠縣出，賊狂奔。入續輸鎗軍追及之。柱憤急，翼射死。戰集馬步，敗

城南林蕩。銘軍分路追。天忽大霧，守不見人。賊衆且憚，官軍幾不支。先鋒死戰賴汶光。光遂先敗。柱自率馬步數十，斜出東南七八里，冀出官軍後。銘軍知，徐撤回軍擊。

賴柱大呼：「降賊！」柱槍子洞腰肋，斃前是役也。先有賊目潘貴升，密告銘傳。

顧斬柱。賊罪銘傳允為奏給三品花翎。至是，或云官軍洋槍所中，或云貴升暗槍所

殺。又一說有營官參軍鄧長安者，收得任柱義子某，待之殊禮，甚嘉之。問何以報將軍，長安曰：「何言報也？待愈厚。」某又言之，再辭。窺其意誠，乃歎曰：「斯言也。某益堅出誓言。長安乃曰：「非為我斬柱首不可。」某拜謝曰：「諾。」請以五十騎從長安許之。即日奔陣而出，直抵柱前。棄馬伏地，大號曰：「負大王死罪。今日送歸就死柱也。」

## 卷一

## 五

## 卷一

## 六

歸何害？令並馬行，相得甚歡。」曰：「從來五十騎，請大王錄之。」柱曰：「然。五十騎皆下馬。令之從柱領，視方屬某洋槍中之路。遂率五十騎馳而出。莫敢拒者。富某萬金，推奉將賞花鉞。至今猶存。接三說互異，並錄之，以備後君子之考焉。」

## 計十官

計十官，湖北武昌人。日操小舟渡人，得錢足自給。即返以為常。妻賈氏性悍，奴視夫，稱拂指掉之。計無如何也。一日泊岸側，有客倉猝喚渡，既渡，遺其械，啟拂紫囊，皆黃白物，多厚客。已漸初念，甚喜。轉思客殊似有重憂者，此必關性命物也。命貧不可強，害得之馬知非福。我爭坐守之。傍晚，客泣而至，詢其故曰：「某父母久未葬。今從千里外謁故人，丐得阿堵物，失之且奈何？」計曰：「銀固在予，予守君久矣。客大喜，況有間姓名？」計曰：「此是君物，何謝？」不言姓名去。時已暮，放家叩柴扉，妻驚聽不已。計具言拾金狀，妻狂喜索金。計曰：「自度非發福相。」守客不退之矣。妻嗟其面曰：「窮骨子。到汝家十年，啖黃餐，且不絕。今天賜白金，極之。猶處其家，乃捨之。以俟其舉手。知君乞丐，我不耐久受累，請出我。否則，追客必奪所拾，還我不能。勿相見。」計負然曰：「非義財，甯死弗虧。不相見亦易事。卿勿悔。」妻曰：「天下男子即死盡，亦念不到乞丐骨。悔何補？」

## 劉公

計大怒。便奪門出。妻遂閉門。尚呶呶不已。計奔至河濱，見一漢陽舟，將發，連請附載。

船人引之登坐。船頭燒火，中焚不可忍。自念七尺軀，不能勝妻子。仰凌尊，至此今不身飭治。食宿且無，不覺淫然涕下。船中一皓首客，衣僅鮮潔，方據素食，見狀，詢其故。

計懼告之。並述婦見逐狀，翁起立曰：「若然君子人也。勿憂。小畜貲，撓與共飲。既而曰：「僕有銀五百兩，其最盛者為武昌之乾豐，以司會計。無端人耗母銀以萬千計，近為吾姪某少年，喜風月，非老成可倚恃者。君往，僕可紓北顧憂矣。」計言身僅舟子，篤樸外無他長，恐負角抵，客固言無妨。是君不過資暉，豈但坐鎮雍容。即偶乃職，何辭焉？」

計始受幹，明日至漢，客為置冠，優命賓至武昌，易冠歸。號中初見計，甚輕之。引進見翁姓，戲書。知代姓者，東康，字呼先生而不名。計遂日危坐，探盤，點者以言結之。計正色嚴拒，以故號中規顧，蓋踰年，翁至闔門，無訛，乃有盈喜曰：「我固知計公可大任也。酬千金，計不允。翁曰：「雖然，更為君謀之。」遂代收附。已肆，並種子母利，乃倍往。印未十年，齒至二十萬。翁書諸冊，具酒告計曰：「自君來，僕銀肆增十五所，未敢忘大德。已將薪水資糧，利得若干。鑑君無家，累費者無堆積。乾豐號中數過，嘗當歸。君也。計固辭。翁曰：「此自君物，非我贈也。何堪為計？乃空囊翁前無，不延客，盈艷，仍自擇。」

又數年，富竟與翁婿，乃置妾於富體，終身不娶。自計出後，適居者日大虧，得飽食，顧夫性殘酷，稍有故態，操屠刀剔其筋，膝行哀求，乃免。後聞計富日悔酒夜仰天慙，音死。

### 洪梅孫

洪梅孫，沈才名。祖詒徵之族人。祖父以茶商起家，富甲一郡，列肆偏江南，翠下河。家於通庚午大比之年，並舉優拔科。梅孫屢試皆首選，自以為拔萃優行，如操左春，否則亦必食餓子庠矣。復試日，趾高氣揚，目無餘子。聞唱已名，昂然排眾入倉粹間，忘除眼鏡。文宗怒叱之。梅孫大悔恨，思頓懶草，文卷出自，計命中，有天厨靈露，當不能奪。蓋欽邑出七缺，梅孫名第一也。甫出，先見牌示高懸，諸生蜂集，有挑駁為惜者。有撫掌稱快者。心大疑，急馳始知已降劣等，並究學師，不覺神氣沮喪。歸，頤疾去。是秋入闈，又以房薦，額滿見遣。從此文運日蹇，前茅無梅孫名矣。予與梅孫有一面緣，曾讀其舉子業，與一切著作，才思橫逸，氣象光昌，次為後時利器。乃以一念自矜，致功名垂得復失，世之不如梅孫者尚何必斤斤然以文章自信哉！

### 三世四節

#### 卷一

#### 七

孟光舉，嘉少君也。貌端莊，家有賢婦，誠三賞之光哉！至不獲已而柏舟明志，冰集矢貞遇，固難心艮苦矣。然而旌表及於茅廬，事跡光於史冊，幽光必發，積善有祥。何其榮也！余嗣曾祖舉桂公，少孤，有至性，事母無間言。娶妣湯太孺人，體公志，侍奉愈謹。家奉公思以文章顯，父母定省外，門戶刻苦，無虛日。太孺人針指佐菽水，雖瓶罄不以語公。恐瑣瑣亂公心也。公年甫壯，積勞致疾卒。太孺人守節自矢，嗣火房飲和公長子大中，撫育如己出。時姑衰多病，飲食需人。太孺人日夜不得息，無倦色。逾年，病益危。參苓固知太孺人夜焚香默禱，持刀割腕肉三寸許，和藥煎湯，送姑立瘡，又數年乃卒。太孺人殯祭如禮，哀痛成疾，卒亦卒。含斂日，尸如生，香三日不散。

大中公既嗣長房，痛父責志，欲誓苦耕，傷寒，繼見。學宗素出所，素歸者冠其畧。乃絕意功名，慨然萌出塵，聘向浦顧太孺人。既成禮，明日隱去，偏訪無知者。太宜人盡去簪珥，依兄諸生元紡績自給。嗣姪長庚，課之讀，既長，走長安，以供事議，鉛得貳尹。太宜人書訓不諟，俾志仕途。勿我念，祐苦七十年。尋幾期，而卒。

先府君長庚，公謁選之年，本生妣已先卒。繼妣氏，隨公北行，主家政，賢聲傳。咸嘉

泰緝甚，忽然有少失德。謹訶之，不少恕。待歲豐登，則恩有加。憶故奴李升，嘗織繩

名，同治四年，濟縣民王小化，室處黃崖，知縣靳昱，墮之。捕小化，詳上臺，閩撫革職。

為宣人恩讐，欲逃。宣人教他燒炭之法，後卒得其死力。同鄉有告貸者，皆竭力未嘗

有德。紗布外，什襲為空。先府君性純孝，數隸宜人，勿操作。宜人曰：吾藉此舒筋骨，且以勤儉示子孫也。丁巳府君卒，宜人乃率先妣及芬兄弟，拜誌士成，大兄以廢疾

免入，大痛適夕，亦暴疾卒。守節逾四十年。

自嗣曾祖至先尼，凡四代。惟先府君享遐齡，府君究次房出，次房范宜人雖亦繁

而克昌，公猶能享中壽。宜真風承之，說獨不利於家子。耽同治癸酉，否兒出痘，大亦

家子也。且五世矣，其不利也。蓋信乃范宜人後，三房又有以節著者。室叔壽昌，飲和

公孫也。賣子外早死，叔母馬，故名門，如聞訃，毀容有矢。先府君以季子蓮馨嗣其祀，同治末與顧范二宜人同時請旌，擬擬入祠附湯孺人祀云。

### 黃崖教匪

張積中，字石琴，臨清死難積功之弟也。籍江南儀徵，初頤讀書，屢試被黜。遇術者周太谷，導以鍊氣辟穀，取精元牝，諸術積中感之，盡棄其學而學焉。後太谷正法，積中益修師術。愚鄉人謂師戶解去，欲證道者有現身佳性，不廢飲食男女與天同壽之樂。由是惑者浸衆，往往踰門，啟願流血，積中故嚴拒之。謂無善根，先令其作諸小善。

### 鷺廷新質言

#### 卷一

#### 八

而陰誦其隙，謂某事惜財，某事惜力。為太谷所攬，其人懼，固請乃許之。僞使輩金于庭，謂無道根固不納。裝女奴，使人引而出，曰：多座障也。反與虬鬚僧父蓬首婢同寢。於是高門甲族男女，奉若神明。積中錯處其間，亦不復引嫌矣。道光中，鹹務變法，天下奇士。如周鶴甫、馬元林、關恭、李鐵、俱集揚州。積中慮為所縛，乃取論益大學衍義近思錄，諸叢日相討論，鶴甫信之，為表揚當道。肇領起咸豐六年，避粵匪遁之山東肥城縣黃崖山。山麓有村，曰南黃崖，北黃崖，惟北黃崖界長清山形，三環抱左危峯右門。中廣百畝，積中築窯，窯燒其薪，引諸避兵者，不旬日，山城市乃壘石為雨砲，築大砲其上，引河水環之，市弓弩甲仗，為武備房。又建祭祀壇，祭以夜，禮燭光數里，非其黨莫能覓也。收太谷寡婦，棄其女，娶吳容，為女弟子。列屋舍，不輕見，容見則必死叩頭。抗不答，被杖責，則高弟吳某趨偉堂，剝櫛東妻，轉相授受。五日一聽講，不能誦習者驅之。從教者袒右臂，戒惜財，憲色。子女玉帛，毋許領。禁愚閒，動自肥城之孝里鋪，濟南會城內外，東阿之滑口，利津之銅門關，海豐之埕子口，安邱淮縣等處，皆列市肆，千里之間，奉其使令。鄉愚呼張聖人，吳劍英則稱七先生，而不敢

委肥城令詣黃巒見積中贋眉嵩紫事乃廢五年九月益都民冀案舉奏指作副事濟供同黨姓名師積中為首約期陷省會再陷青州兵仗已藏城內搜之果然已而莫實次第獲供俱同報聞丁布政史移檄廩捕唐文鏡與長清令狀恩賜入黃鑑令積

秦始皇愛其嚴苛，來東不過數載，遂能跨郡連鄉，連列市肆，收集亡命之徒，從其教  
養，傾產蕩家，扶貴往起，生為傾國，死為盡命。實不辭所擇，何術臣從前訪聞，率稱諸  
書之士，臣自慚撫膺，實亦人心風俗之大可憂也。

卷之二

一人持杖倉皇入。吳覽之色變。趣文鏡速歸。文鏡等絕馬而馳。尾追者殺陳從黃。純肥城令甫入城。聞殺聲。亦逃馬置被殺。時撫軍在東平。疑之。檄諭其子山東候補知縣紹義同藩司員弁入山奉父至省。而紹義已先期乞回。賄餌實已入黃崖矣。遂繕稿。令吳某不之復出。示張若門外。一十六日。山嶺盡紅旗。一岩牆偏立尖旗。鑛道還薪。煤燭者相屬。夜有數百人。焚掠長清肥城各鄉莊。又武定鹽島。戴兵使由大清河扒孝里舖入山。砦中各盜安巨礮。撫軍猶懼。遁道冒駿文招之。終不出。越四五實積至長清。令吳某與林令入山。被阻反歸大菴。于是撫軍率參將姚紹修、游學王正起、知府王成謙、副將王心安、諸營並進駿文率千總王萃騎兵。勦入山路。僵十月朔。騎兵先克匪水裏。鋪紗修乘勝入山。縱巨礮轟敗卡。斬劉耀東。正起由東山衝尾進。焚箕卡柵。獲火器軍械。旗號如諸軍皆登山奪隘。絕其汲道。再飭吳某作書招之。越五

京師大賈多晉人。織之江南多廢人也。正陽門外糧食店有亢掌櫃者。雄于財。而人  
懦。其遠戚平姓。素無賴。恒羈之。亢雖不常破懷。然為所窘者有集矣。一日。亢載米進城。  
牛車載米。路擇于道。遇見平施施來。亢欲過。平笑以手挽之曰。卜者言子今日南行。  
利。不謂適遇兄。前途挑青帘者。酒家也。盍飲乎。亢辭以有事。平曰。即有事。遇我則無。  
事矣。固邀之。亢不肯。平大怒曰。邀汝飲。叙親誼耳。不飲是無親也。無親者何顧惜焉。  
祚家中適斷炊。君有米數斗。當借石斧。為卒歲計也。亢寢。請緩期。平曰。若家妻子飢  
亦食。能緩期否。亢辭。召揚鞭揮牛行。弗顧。平急解衣卧。車轍中叱曰。老怪。能覩我驅  
車歛。我不能予十石米。亢無計。渴求之。不驗。請少其數。不許。時日色衝山。亢恐誤行。  
汗如雨。渴亦如雨。聚而觀者如堵牆。俄有驥車輶轆轤至。此亦停轍。一峨冠丈夫。  
下問故。亢具告之。丈夫遽厲色叱平曰。是汝言耶。平怒曰。是也。何預汝。臥不動。丈夫

- 1 -

日積中回函至詞意悖慢撫軍怒出示招諭凡居民投首者不殊縛獻積中者予重賞卒無一人至者誠火器與官軍相及營勇時有傷亡甚撫軍恐玉石俱焚命  
舉攻是日紹陵出謁撫軍許以不死命遣官督居民燭黑夕積中書來言人心洶洶  
造冊宜從緩而民間傳言匪已遠謀召武定鹽豐各州縣來剿亦云河西捻匪將渡  
河設黃崖據軍撫膺長嘆令進攻子是東西並進匪死拒槍石交下傷弁勇數十血

不答。遽奪車夫鞭鞭牛。轟然一聲。大車壓平腹而過。平腹裂死。舉太常坊保咸集。大  
夫曰。渠自求死。生之胡為。趣亢行。曰汝勿恐。我自殺之。不爾罪也。坊保將繫大夫。忽  
忽南城御史至。叱保退。跪請罪。大夫曰。此皇城御道。而奸民橫行若此。需巡城胡為。  
奏御史唯唯。如如丈夫又曰。有斂尤者。此為例。壓死勿論。吉舉。發車去。御史責坊  
保。不早報捷之見者皆咋舌。有督役曰。此某王爺也。

御天靈符

上秦鄭魯正修鑿懸崖為隧而入匪猶死守正起軍稍壯手刃三四人由岩東襲牆登罌磚城殆盡槍砲不絕聲千總萬清張福興頂踵沿此致死保斗牆匪徒手推墮十餘正起軍已入紹修正榜西路亦進匪不支持械巷鬥諸軍合擊之奔路出者為扼隘草所斬墮生顧谷無算獲中紹陵屬男女均焚掠無一生降寄居官僚及子弟男女二百餘有一室為灰燼者其堅頑如此存婦女幼弱四百餘婦有形色灑然笑語如恒者子弟韓美堂等皆願從師死呼可異已出牆中首子灰燼中妻之撫單入山腹馳鐵州縣僉封遂廢均于大兵未發之先九月二十六日同時局通千里審察若是之連氣殺焰參寥有云積中本無才名欲以偽託詩毒乃至繙仰為之延

張雅陽連安賊之亂，據城固守，誓死殺敵，千載榮稟，猶有生氣。吳中處處祀之，尊為都天。時著靈異，甲子五月，州試有日矣。子祐神問雋否，得一黃云：不必問前程，災來眼下底。善人終不碍，黑夜聽雷聲，以為必無望。乃次夜即有會匪王朝陽之警，因之停考。所謂不必問前程，災來眼下底也。王擬十六日舉兵，投審江南，髮送約為內應，便返至港，為土兵所擒，狀之大局，盡得其反狀，並獲人名冊一本。時牧通州者，黃君金超，素以廉明稱，不動聲色，按名擒獲，悉斬之。亂遂平。所謂終不得也。

卷之三

1

曉夢無聲覺耳旁。有毛並無然初以為猶耳際之云從聞真氣逼與微不可耐。余不就睡見殘月半燒從破檻中透入。枕聲猶未絕也。楊大亦忽起啟門呼車夫開車。

余問何匆促乃爾。楊大囁嚅半駟曰。早走亦好。子知有異。遂不言。既就道。楊始言被林所困。驅左則右。驅右則左。雖不碍人。而騷味令人不可耐。余謂此狐之未成道者不然。何不變化氣質。投人所好。而乃以真氣未去之身。強欲近人。討人厭惡也耶。

### 太平鼓

京師有太平鼓之戲。鼓以錫條為麻索。以皮有長柄。柄末鍛鐵環十數。且擊且搖。環與鼓聲相應。其小者如盃。如鏡。為孩提玩物。更有大如石甕者。則羣不逞結黨成群聚而擊諸市。所至。鼓聲震奮。喧笑聲。鬨鬧聲。耳為之聾。道光中。有結為太平鼓之會者。眾百數十人。各著大羊皮袍。遇禁者。則羣圍之。以袍裹而奔。婦女號則取鼓。齊鳴市人無聞者。遠近失婦女無數。抵暮則挾至城根。無人處。送淫馬。往往至死。其幸生返者。又畏羞不敢告人。察院某知其害。奏禁之。復徇得為首數人。斬以徇。而太平鼓之風遂息。現曾老官觀呂祖祠等廟集當上元前數日。遊人如蟻。尚有擺地攤買者。然皆不過如盃如鏡供小兒玩矣。

### 鵝絳軒贊言

### 卷一

### 十一

書燈自走  
先君子景西公。初入京館輔國將軍祿智黎晚課散。倦甚。思寐。俄見燈自走入室。若有人持之者。既而烟盡。眼鏡等物皆端然動。窗前晚香五一瓶。倒植空中。水不滴。大駢呼童。駢復大驚。將軍趣而入。笑曰。無恐。此我家仙翁。作祟耳。別啟精舍。金舍公。明日。其參指空室。禱曰。仙翁勿復爾。師弟南邊人。體小也。空中聞笑聲。後遂發。

### 狐打獵

京師通州會館。舊有都戊。余南旋有日。雜住其中者兩月。小妹嫁玲。甫六歲。與婢華戲。後院中歸。即發熱不止。出痘勢甚。家人環守。夜三更。聞後院響聲。咸大駢。故僕李升。膳素。急奔至後院。大署曰。鬼子。敢爾。以足踢襲。皆倒聲。遂寢。明日。小妹以變症卒。

### 花蚊

孫吉雲。戊才錦。與余同赴省試。閒後日。盼使。畜家故有老海棠一株。不花數載矣。是秋忽枝葉叢生。開黃花。鮮豔可憐。花落。結木本八九枚。香味遠勝。常品。有桃樹二。亦盛開如春時。觀者接踵。門庭成市。羣相賀以為瑞徵。孫亦欣然。自負。繁紅綺樹杪。

誌喜未幾。榜榜竟失望。快快終日。然則花開何關。及歲。特不正之氣也。而成異耳。

### 蛇異

凡物之返常者。不足為妙。亦不足為瑞。惟視乎家之盛衰以為感召。憶吾蘇氏。蛇凡三蛇而興。敗各異。國初。吾族最盛。世居州南門戴氏。施杆。一日家宴。猝見巨蛇頭如桔梗。枕大廳檻上。身屈曲。穿房過舍。直至宅後溝中。尾細處猶如巨盤。家人見大駢。焚香祝之。身暴縮。蜿蜒入溝中。未十年。此宅遂為族中鬻去。又咸豐丁巳。先君子卒于京。先姑在家早起。忽窗上掛死蛇。長丈許。姑見而嘆曰。吾兄蛇虧也。今外吾兄其有不諱乎。泣不食。至夕。而都中之訃至。姑痛哭成疾。逾三月亦卒。及同治丁卯。分赴友人飯醉歸。滅燭登床。甫交睫。聞唧唧聲與咯咯聲交作。異之。啟帳。潛窺。見巨蛇逐屬。竄從案頭竄至地。蛇不少捨。且鳴且逐。皆窓入床下。表衣竟無迹。惟一蛇蟠委床下。却又一日。芬歸。遙。內人挑燈獨坐。聞簾鈎搖動作聲。出視。髻觸蛇尾。尾鞭門聲。進廳。仰視大駢。乃一蛇蟠門上。昂首吐舌。如欲噬人。內人大駢。蛇拔去。明年。芬遂有南歸之捷。

### 祖宗示兆

### 卷一

### 十二

庚午秋試之年。余由長江掛帆逆流而上。家中每日落時。鬼聲啾啾。然近鄰皆聞之。咸以臨險為余危。月餘予歸。聲乃止。報前二日。余內戚洪姬。住于家。患氣痛。復輒不寐。坐見窗外。一皓首翁。蹀躞庭中。又一翁。倚柱望月。燃點點。首若有所思。尋皆不見。轉瞬間。又見戴帽者五六人。自二門魚貫入。雁立庭中。三拜乃起。復魚貫出。明日。姬方食。又見一矮人。著白衣。自門外匆匆入。趨電下。不見。予惴惴未知凶吉。踰夕而報至矣。

### 危症獲救

症至乳癰。危矣。乳癰至發于七十歲。血氣已衰之身。則尤危乎。危矣。當無解救之時。是其至巧。如是其至奇者。如吾祖母范太安人。之。事足述焉。安人幼。適先大父克昌。公克昌。公以力學早卒。安人。紡織供。先府君。讀愛如己。出。先府君。成立。奉安人之。京。治家井井。晨起。率家人操作。待。儻。無屬。色。有以窮乏告者。必盡力。周之。雖典質。弗傾也。先府君。棄養。太安人。乃率諸孫回里。甫一載。忽患乳癰。甚。脣脣腫。迄無效。時江南。全境。隔。賊。唯吾。通。獨。存。蘇。嘗。難。民。紛。紛。渡。江。有。鎮。江。名。將。某。率。妻子奔。避。至。居。

傳子大兄春池遇謫遠至客為歸福齋某聞呻吟聲問故大兄屢額唏噓送安人病牀某笑曰太安人定無恙不絕何遇我之奇也我以醫自活然實無他長惟乳難乃三代秘傳可百發百中耳兄大喜急延入視見瘡已潰爛臘臘脹脹可指摸曰病至此無怪庸庸者束手也幸遇我猶可活兄拜求療治醫出刀圭藥數匙處踰如瘡口漸合未十日而愈後歷十數年乃卒噫奇矣

兩杯茶教匪

江蘇裏下河一帶有兩杯茶教匪其初肇于某寺僧僧死傳揚人盛廣大而通州之

黃朝陽茅廣福等次之受戒誦經斂財聚眾愚民為惑者幾數十人然初無謀叛意也狼山鎮標兵目陸家升陳某素性桀骜已由軍功保五品銜食雙糧矣心未滿仍多所要索總鎮抑之遂快快懷怨嘗潛濟江通欵于福山髮逆云願獻通州逆苗囁曰吾為若輩誤者屢矣是不可信果誠也當自破通州為號陸陳慨然諾既返百思無詒忽憶黃茅輩得民心煽之當可動遂詣黃感言髮逆旦夕且渡江若輩當自計眾大懼陸言無妨也彼中商與我善能人出千錢當代買太平紙萬張貼門首可勿擾黃信之亟致諸教首歛如數已而陸又曰髮天主甚賢取天下反掌耳欲富貴當

乘其未來時能出萬錢六官尚書可立致出千錢亦不失為朝將空劄已遞致勿自誤求愈急爭出銀買空劄僞職偏通境寶則皆陸陳私刻髮逆不知也陸陳見教主易與復煽言天主愛民但相從皆手足兵到順民須助威宜家置旗一槍一鶴像如行伍黃內怯私議曰太平紙職名劄松之無知者苟公然置禁物保勿有滅族禍也陸陳變色曰君不從弟強也然事後必勿悔黃終猶疑陸出一冊屬聲曰君輩已受僞職不從即投之官滅族禍誰獨免者黃戰慄謝之且曰非自怯恐江南不果至耶

陸陳遽黃至賊壘實其言乃密夜偕渡江見其首盛席款之後送天京朝天主溫語嘉納留住十餘日偕返于是教中信益堅買糧置器駐隊軍山將于五月十四夜攻州城城中文署差吏武營勇弁半載黨奸細偽布街市官夢夢也十二日黃下令戶出錢五百助軍裝南沙有董某以無故飲民阻黃怒曰君此時猶自大耶即率眾焚其廬某奔至城告變城中乃大震會狼山僧亦連夜至具言軍山謀反狀先是僧已寢夢神以足蹴之曰起起兵且至吾與城隍為殺賊日命殺戮穿鼻僧驚起視神額汗涔涔不止泥履剝落啟門還聞山下呵殿聲紅燈隱隱官銜則通州城隍四僧知有變叩深之見軍山旌旛蔽天戈矛林立洋氣聲不絕乃從間道得至

卷一

十三

馬廷軒贊言

卷一

十四

黃公升蘇州守紳董亦叙功有差

長生猪

如皋城內某茶肆有猪五六頭同治十三年秋鬻其一屠者將宰之甫就縛豕急咬索斷斧西門直至余同舍沈育才家以首觸門沈出家跪泣若求救者沈憫之謂知為某茶肆物贈之命仍奉其家迄今已六載矣腹膨脹斗地不能起重四五百斤矣毛盡白余光緒五年親見之

江慎修

江慎修安徽歙縣人好窮經尤精卜筮之學著周易釋義十六卷行世其折理頗精

創三十六宮之說謂易中乾坤坎離大過小過中孚頤八卦皆無反正餘可反正者五十六卦其實只二十八卦合之成三十六數其說甚新又謂河圖順生洛書逆生接之皆確有見館同里某富家三年兀坐一編喜愠不形於色一起居曰定數一飲食曰定數富家厥之辭駢慎修欣然去明年重九日富家集客為茶會慎修適過主人邀入席慎修盡三爵食二餕竟遂起歸富家挽留慎修曰定數也引富人至書室尉後見有徑十帖書云三年賓主歡一日遽卒年尚有未了緣明年九月九日送我歸來

城云通州牧黃印山先生有幹才急命三門嚴守繫札各沙鹽攜首事者明日沙量繁四人至職之各沙搜捕利害盡得其單據許執照衣印信並職名冊一部于是搜稽訪徵次第就誅殺可哂者其黨職名悉僭神佛封號稱黃逆為玉皇上帝餘如都天靈官元帥真君火神龍王各從其好被拘咸神色滿灑不刑自承有情而飼以肉貪毒則合掌謝曰罪過罪過遲一刻便升天何苦以掌食累我被誅矣至死卒不食其恩感如此黃之妻自稱玉皇娘娘將刑鉞署前樹上見人狂妄逼官逼指而責曰吾諸臣皆歸佐玉霄官尚虛左待我獨爲我凡界何為持刀者奉之去乃喜十四日各門戒嚴總鎮率兵拔巡城內外排列勇隊火光徹夜不絕民一夜歡樂謠言不能禁捕得數人斬之乃少定難鳴徹隊人心狃安越翼日陸陳俘至始知官紳士民所在有獻首人于是局中皆色變拆牌茶酒荷亨總帥心脅也有逆跡黃擒之至泊婉言為請免黃大笑曰大人愛賊可謂至死不悟矣叱速斬之泊有慚色教中威黃皆宵遁百計不能得威潛秦州掌巨筆僞為賣藥者為黠差物色即秦州寸磔之黃父子甫出境鄉人縛之來嚴刑鞠問斷其腿以大畚箕之市刑後無血流黃油斗許其子解剖宮之給披甲人為奴其黨始稍稍息有司入奏頒勅諭狼山及城隍廟

卷一

十三

馬廷軒贊言

卷一

十四

英酌我三杯酒數定且醉休只喫兩餽。直來大醉。慎修平生不妄取惟與同村裡有善程亦精奇門者一日同醉歸。經四月色大佳。盍乘興入城。為慎修曰。夜二鼓矣。入城且十里。倘不及迎奈何。程指道旁石曰。此石今夜亦至城。何云不及也。慎修笑曰。

誠然。但此石明日始返耳。旁睨異二人高坐石旁。驗之。便有樵酒者以斧後樵石去。明午果載回。棄樵底。是村中咸仙慎修矣。村有戴正者。負異石過目不忘。聞慎修名。捨簷往學。慎修適他出。戴徑入室。據案翻閱。三日。盡讀所藏書。慎修歸。戴師事唯謹慎修問。讀此間書。未嘗言盡熟矣。慎修以為用否。戴曰。未也。異日借戴游龍。見黃牛與黑驥。慎修問戴曰。牛孰勝。戴曰。黃土也。黑水也。土克水。黃當勝。慎修曰。不然。今子今為孟冬。子日為壬子。水旺。土斯廢矣。此理不可拘于一定。而學所以貴于化也。已而黑者果勝。戴大悟。學素日進。名遂與慎修齊。雍正初。大吏薦慎修于朝。上召見。慎修戰栗不能對。乃厲聲戴曰。如泉湧剗切詳明。上大悅。問鄉與師孰優。對曰。臣劣于師。上曰。師優不對。何也。對曰。師年老。患重聽。若所學固勝臣萬萬也。上嘉其誠。賜翰林。同治中。曾文正公授遺書。得慎修周易釋義。為梓之行于世。

鶴臚軒贊言卷二

清 南通州窮峯戴蓮芬著

阿中堂

京城有姚先生者。以館為業。冬夏唯着一衲。與人言休矣。有小應。以是人咸異之。如皋胡佛生太史。方樹政刑部。喜供黃老術。聞姚名。往拜請門。願執弟子。姚言。君等學深重。當使天下共登華嶺。區區修練小道。豈希聖希賢者所宜道哉。胡悚然起敬。延至家。敬禮備至。姚所論皆儒家事。起居亦不異常人。住年餘。忽蹙額。謂胡曰。君鄙堂官阿公。今夜欲見害。奈何。胡愕然問故。曰。阿公本天孤。世無知者。三年前。余館某。酒後誤洩其隱。坐是欲殺余。然余學五雷正法。妖鬼皆不敢近。豈阿公所能害哉。彼無故動。必自毙。三日內當有驗。胡將信。將疑。明日聞即挑。阿公果謂病假三日。胡神之至。第二日。阿公薨。胡乃長跪。姚前曰。先生果神人。願教我。姚曰。吾非杏此術。顧識辨小數學之無益。祇有害耳。且人盡前知。人盡看破。世味。豈復有求名求利之人哉。胡叩長生術。姚曰。自古談神仙者。如恒河沙。雖然究之。費公長房。今在何處。洞天福地。既不使千百年一人知之。一人見之。則神仙日在烟雲杳渺之中。反

不若塵世確有實在樂處人。亦何苦甘擲此。自在光陰。而向寂寥無聊之境。求彼杳渺無憑之仙哉。胡服其論。轉叩治術。姚曰。治術具在。所讀書中。君固無不知矣。何問焉。又曰。世局闊乎大函。今之操政柄者。何人耶。君宜為自全計。勿更與俗浮沈。以余師見招。亦當從此逝矣。胡曰。姚不知所佑。胡謀得河工。差出京。是年。果有粵逆之亂。京師米珠薪桂。京員有斷炊者。而胡幸以差。得無之。

好光

孫少谷同年。言其伯祖某考取供事。在玉牒館。當某朝貴延之謀。为書室。近荒園。樹林陰翳。一夜秋風微起。明月在天。披衣坐。海裳陰中。悄然興離家之感。忽聞假山側有女子嘆聲。私念必主人眷屬。趨避入房。閨扉徑隙。少頃。聞蓮瓣細碎聲。漸近。室外作小語曰。如此良宵。寄宿醉夢。固知非風雅兒也。某不應。則又曰。南蠻子。慣被箠。學將。適才對月。長嘆。想阿誰。心大動。試窗破窓之。見二八女郎。北地粧。未清瘦。如帶雨花妝。風欲解。喜出意外。徐應曰。誰教道學。但心怯耳。幸暮夜。無知者。聊音。慰寂寥。女郎曰。南蠻子。發天良。含羞推扉入。擁之。身輕如燕。百媚橫生。自言名好炮。主人寵婢。恭郎。君妓女。故相就見。殊亦不疑。有是每夕必至。某日就犯。而黃

于翁主人心疑之。治酒飲某，某言曰：先生恭身作客，當珍體如金倘，有所思，僕當效命。勿久勞營也。某頗頗曰：蒙君厚愛，敢私衷，願得紅袖作添香人耳。主客無難色，畫出美婢，俾自擇。某徧覽無好兒，疑主人愛弗肯割。某言曰：若果見惠，必得點活福，必不測。某始懼，求策。主人為薦諸王府，擇美婢贈之。狐遂不至，病亦旋瘳。

### 張忠愍公

寶山蔣教復作張忠愍公國樑行畧云：公姓初名嘉祥，廣東高要人。生而長身體，材武絕人。年十五，之粵西貴縣從其叔父戴顧心弗喜也。喜任俠，結客，門難走狗，與羣少年遊，輒以氣憤服群輩。儻徧咸尼事之。會其黨有為土豪所困者，公怒，率眾往劫，破其質庫。土豪松諸官捕弗得。而公之義聲已震，為群盜所推，有衆萬人。不妄殺掠，人為之語曰：極弱除強，張嘉祥前廣西巡撫營公聞而異之，遣大將招撫，道光二十九年，公單騎受撫于左江鎮。尋捧檄剝土匪頗品瑤，滿七大李樹青等境內肅清，入揭幕府，部撫深器重之。使執贊居弟子列，乃改今名曰國樑，字毅臣。公由是感激，思立奇功，答知已。逆匪洪秀全事起，撫部檄公募勇往勦。以二百人破賊數萬于新

寧州。咸豐二年三月，調赴湖南，破賊于道州蛇皮嶺，克永安州。追賊至長沙省城，南路新開鋪賊竄湖北，復追剿至武昌省城，攻破洪山寺賊壘，自新寧州之捷入奏，奉

旨賞戴，花翎補守備。至是升都司。賞給霆鑑巴圖魯勇號。時洪逆已從九江順流下，竊據金陵矣。公之立功，自保桂林始。後逐賊楚南，北直抵江寧省城，均與提督向公相倚，如左右手。賊聚太平，向帥問諸將，孰敢往取賊巢，無應者。公慨然上馬行，所部五百人從之。賊衆聞公至，大驚，棄城走。公徐按轡入市，不改肆，歸報往返僅七日。軍中唱凱歌曰：張國樑走馬取太平。前後奏捷晉階，游升至福建漳州鎮總兵官。卒師渡江，取浦口。及江浦縣城，往返亦不及二日。晉提督銜。六年五月，九華山之師潰，他帥死，諸將擁兵觀望，大勢幾不支。于是向帥奏請以公總統南北諸軍，旬日間招集淮亡，立解金壇之圍。朝廷嘉之，始拜欽差幫辦軍務之命。嗣此乘勝克復句容鎮、江進、擣林陵關，馳往江北，復揚郡儀機，復渡江，圍江甯城外，賊營集長濠以因之。經數年，破賊形勢已在掌握，而九洑洲正當賊衝，亦為我軍所踞。先是公平鍾山賊，被擒，擊傷中指，蒙恩賞給御用藥瓶，復勾容，穿黃馬褂，復鎮江，并授湖南提督，世襲騎都尉。復林陵關，賞換雙眼花翎，調補江南提督，復揚儀，蒙恩世襲三等輕車

都尉。復九洑洲，蒙恩世襲二等輕車都尉。中間尚方珍玩，恩賜鉛錦。先帝聖訓，勇往之節，加以慎重。公自念遠方武臣，受任非常，雄彌夙夜，日夜圖報。是時向帥已積勞薨于軍，欽差大臣某責人不諳軍旅，徇不時給。公功名既盛，恩者益多方沮抑。先後屢失事機，度貳未易滅警，以身殉。扶一處，昇家人歸報，示無還期。江寧城受圍日久，勢急甚，城垂破者屢矣。為出柙，詔乃集各路劇賊，思并力一決勝負。亡何，官軍缺餉，已五閱月。士卒均沾脫巾，一毫危在旦夕。以公故，猶未急。公不得已，躬詣某帥所，長跪告急。繼之以泣。卒弗許退，而念此餉，軍終不支，亟檄召副統帥某冀相與戮力，一致下省城。擒賊首，出萬死不顧。一生事或濟，副帥將行，留守常郡何制府尼之羽書，往近不至。賊聞之，急攻官軍。官軍擋子營。某帥麾師大潰。公聞警，搏膺而呼。墮馬，絕立自鎮江馳至丹陽城下，與賊戰，傷重，知不免，揮懷中印，授村官某，令走報下馬向，謝再拜曰：臣力盡矣。復上馬，大呼，望賊營而馳。亂流渡河，人馬俱沒。于水，時十年閏三月二十九日，如鳥喙。公在而東南大局支持八載，公歿甫逾月，常蘇二郡，均相繼淪失。江南數十州郡，十陷八九。然則公之一身，存亡安危所繫，且漫解哉。先帝初得奏報，以尸骸未獲，數月未忍議恤。八月，奉上諭，照提督陣亡例，從優賜勳，贈太子

### 馬廷軒 資言

太保入祀昭忠祠，其死事及原籍地方，立專祠，予謚忠愍。  
僵屍三則  
武清縣齊廟村，相傳有僵屍為祟。許某本農家子弟，于隔河王氏一日赴岳家飲醉歸，時紅日衝山，深林陰翳，杳無人跡。猝見荒塚上有披髮頭陀，面目猙獰，鬼嘯聲如銀，持小兒足大嘴，許驚極，急策駿馬，且呼且馳，頭陀棄所食大吼奔逐。陰風陡起，樹葉搖如雨，雜大許，鬼為所擾，正惶遽間，忽見白波一片，阻騎不得趨。許自矜必死，不顧，逆流渡甫半，陷泥潭中，力鞭之，突起，幸水才沒，腹得喘息，到彼岸，頭陀怒伏身作欲涉狀，甫及水，意似怯，羣犬環而噬，僵屍倒舉，巨爪指許。怖卻作鬼聲，返身遁去。入叢塚間，乃沒。許回家，大病經旬，終身不敢過齊廟村云。

順天老人王姓，夫婦皆七旬矣。一子二孫，以力田自給。咸豐中，直省所在，荒蠻蝗蟲，數年，破賊形勢已在掌握，而九洑洲正當賊衝，亦為我軍所踞。先是公平鍾山賊，被擒，擊傷中指，蒙恩賞給御用藥瓶，復勾容，穿黃馬褂，復鎮江，并授湖南提督，世襲騎都尉。復林陵關，賞換雙眼花翎，調補江南提督，復揚儀，蒙恩世襲三等輕車

嘗呼子審視之。許曰：「君住何處？滿面鬼氣。」得母有祟于室者。女子力白其無客曰：「君  
不言！」十八日，闔室皆鬼錄矣。子言兩月前，家父重生二子，忽亡去耳。餘無他異。客  
曰：「此即為祟。」召察其食時，不動下顎。侍妻子異異日，滿百日，居門大嘴。乞子泣求。  
挾客曰：「歸償犬血！」孟令家人各持黑驥蹄，誘其出齋。爭之，不勝。我當自至。子請偕  
行。客許之。既歸，呼父。父出猝見，怒色變。子母各以踏擊其肩，然後伸掌，遶撲其子。嘆  
以血稍却。客出袖中寸許銚燃之。曰：「孽畜，爾屋子已燒，且藏形不得。尚崇人耶？」父  
返身急還。客奪手手中，躊躇之，伏而仆。客壓以銚，索草石許焚之。唧唧作聲，冥氣  
不可觸。母子涕零，且詢姓氏。客微笑不答，僅拂衣而去。日暮大雨，馬  
蘇人有喪，其婦春殞之日，與從紫城。殞道人顧而笑曰：「痴兒！拋金若泥，乃昇空棺作  
戲也！」其家嗤其妄。道人固請開棺一視。從之，果然。乃大歎。道人曰：「屍已伏君家櫬上，  
今夜必為厲。其家大懼，跪請。道人欣然往。至家，直入內室，指一櫬曰：「在此矣。家人  
聚觀，見尸衣飾如故，雙手抱梁，懸空際。目熒熒，直視。道人出燭，才許。森之。尸墮櫬上，  
人道人喃喃誦咒，作劍訣指尸。乃僵。復斂棺，挑釘釘之。發引日，喪儀如前云。」

鵝鏡軒遺言

九

賣米者至大與人。劉姓住城外之龐。各忙時天氣酷熱。翁避廟集回納涼槐樹下。鳥鳴血不上。泥為之漏。翁塞鼻已。戲以血團泥作人馬形。置樹蛀孔中。肩蒜鱗木數月。民間宣傳樹下有紅衣怪騎馬出逐人。行旅過午。不敢隻身往。尤好集婦女遠近。村各持械相家。稍疏忽。被觸去。明日得之槐樹下。已昏然如中酒。各戶告之。顧無計驅之去。適翁施施來。復憩大樹下。見路人結隊過。皆駛紳作帷狀。翁怪之。詢其故。不顧而奔。有急足隨之。過里許。諸鳴始定。曰。翁見騎紅馬怪乎。是能集人。翁不死。樹下幸矣。翁細拘怪狀。大笑曰。是固我之嫡血脉也。不圖靈活乃爾。為若除之可乎。眾不信。乃翁往治。復至樹下。翁取孔中人馬出。數之。同。以執犧物借人餘糧。便橫行若此。好形骸。空付爾臭碑。而投諸河。其怪遂絕。

邦  
參

自捐輸之例興各省之需火者多于募銀之歲頗美缺秋有此數優差不能偏及大憲即欲調劑之疏通之恒苦于力不從心苟處實錄并就之變而猶任違權退義之  
歸恐邊鄙簡缺賠費苦差且如海上神山可望而不可即也揚州東鄉邦生一附貢  
耳才敏給工善善壯歲遊長安戰失利易士而商爲質庫司會計頗不虛寒酸集  
兵復由監捐大令竟將以孔方兄爲文章吐氣罵偶遊馬神廟見有治喪者詢之僥知  
為舅督愛子以瘵疾卒于京邦炳生奇致曲意交其僕盡得公子在京諸情狀遂托  
言回籍齎金走成都素服往弔制軍俾之入至靈前痛哭流涕喪考妣無此哀也莫  
已出袖金徐曰僕識公子矮屋中聞後往來無虛日下第援例得邑令假公子十笏  
金今需次有日矣攀附山耗泣血椎心千里完宿久耳敢以人不知者負故人哉制

卷二

軍泣曰。君誠瑞士。恨亡兇無福共切磋耳。君如不棄。當屈君蓮花草。即奏留四川。可也。郭曉謝。自此權傾一署。震業充盈。歲輦金至吳中。大啟閨闥。居然貴族。制軍亦稍稍知郭橫恣狀。然終以愛子故。且有還金之義。高真爲人。遂畧其小競。後復保升知府。加觀察銜。且以二品頂帶。平告歸里。馬鳴嘵。亦孰知其以黃金爲餌。從宦海上。中試空空兒妙手。而與長眠不醒之公子。曾無半面。緣哉。可謂神乎技矣。

卷之三

陳宦山農文欽。劉松山傳云松山字壽卿，湘鄉人。王壯武部下。軍行特善精整。壯武與鄉兵最孚。故號老湘營。嗣以三百人為一旅。自壯武沒後。松山接統十餘年。名聞天下。不忍易營。制松山長身瘦削。勇兼備行軍處事尤識大體。有唐季恩之風。戰勝則讓功。臨財則讓利。故同時騎兵悍將見之皆馴伏。同治八年。左侯西征。遂回。督大軍由中路涇涼進。機松山統三十營。由北路榆緣進。陝北山千里無人烟。土賊危彰、董福祥、義旗衆十餘萬。使塞軍行。松山萬鈞轉戰撫定土賊。得其死力。攻克西寧。收復靈州。回襲。與左侯會于金積堡。分軍攻馬八條寨。回首偪降。伏地暗鏘中。之松山負創歸。經錦榮案。曰。速攻之。毋反吾懷。吾魂當督軍滅賊。言畢而絕。錦榮驚異焉。

14

八條塞撫輜而祝曰。先酉已寸隕。叔父忠烈盡歸。軍中勝負未可知。金精者莫非旦夕可下。叔父盍歸乎。遵壯夫四十人為長大。昇之不動。再哭而祝之。增二十人。重如前。極有聲。如泣。將士皆哀號。知忠魂之不欲返也。越日。移營過金橋。八人昇之。輕如中空。將士悲感。戰勝九閱月。卒拔金精堡。青囊志。奉回尚馬化龍祭之。其時惟

煙輶自動。弓刀皆鳴。十年七月。始返其喪。

孤船

裨官野史多載孤異。然其幻化媚人。往往在深山窮谷。否在多年曠宮。久曠空第。即從未有烟波浩渺之中。借脂粉以耗人精血。春有之。自因生所過始。因生海陵人。將赴金陵。試見漢室繁小舟。其精潔買之。敲棹去。行里許。遇渴甚。思飲呼。臭奴煮茶。船後一美婦。褰簾出。貌之麗絕。持玉枕颤然曰。儂有佳茗。當解郎渴。心啜之香沁肺腑。心旌蕩不自持。問妙齡幾何矣。不答。持枕入。回首流瀲。嫣然微笑。因惑之。每有所需。皆先意至。若預知者。一日抵石浦。感傷事。伏枕長吁。婦察之。以所吸淡巴菰。進且微哂曰。如此風月。胡鬱鬱為郎君。其有所思乎。因曰。人各有心。豈卿所知者。婦迴眸曰。儂不知也。遂攀簾欲入。因強挽之。問卿知奈何。婦粉頰紅暎。默不語。田魂搘欵。

卷二

六

鷓鴣軒質言

卷二

七

飛杵問脚見憐否。仍俯首久之。佯指云。妾奴來。遂遁入後艙。因悵悵如有失。是夜月白如雪。因伏枕不成寐。似聞隔板彈指聲。微壁隙窺之。見婦挑燈。支頭坐。殘粧未卸。乃低吟古詩云。相見不相親。不如不相見。婦虛氣作小語云。儂宜忘情。恐奴知之。添笑柄耶。君佯睡。俟月上蓬窗。當慰郎岑寂也。因遂捲衾卧。半晌。簾有聲。時新秋蟋蟀。月光中見皓質霜潔。瑟縮作寒狀。悄然啟帳入。因慰之。冷煞郎矣。婦搔首。笑不答。遂相繼織。鄰鳴乃去。因昏然入睡鄉。既寤。見婦華粧坐枕側。因問船外莫有人否。婦搖首。因因俏言。昨為鄉鄰至骨醉。醉何術。令人消魂至此。婦顏頰以手擊田口。轉作小齧。自取前茗。哺田。殷勤侍田起。自是每夜必至。因憶甚。越旬日。抵家。訂後約而別。春耕。因遇紅板橋。見婦坐綠楊陰中一小舟。船上以手招田。急就之。婦遂搖某機。叩啞入。橘花深處。擊纏蓮莖上。笑指云。此非鶯鶯。舊宿乎。取花織。織舟作齒。綢終竟。名曰。湖江湖飄泊。花月誰憇。音借歸作白頭人。否。婦曰。儂固願之。養吾者不肖也。田問。故婦淒然不答。且曰。君心頑人。將至好。矜護之。然恩為怨始。愛即恨始。始到無可挽回。才回首。也。田愈不解。因問。卿其仙耶。婦曰。非。仙耳。先婿大腹露致破家上帝怒。幾誅之。懷泣訴未傷命。乞擇我。自省愆。帝命銅鑊南山五百年。限滿乃得出。偶

遇君勤情。及郎今緣。且重客當別去。奉田衣嚙嚙泣。因為啼。在涙下。問。後得見。金榜指田心。曰。看此間。城不壞。耳少馬。月漸微。復搖櫓至綠陰中。以錦袖遮面。推田上岸。因追憶。惟見烟波一片。秋月無聲而已。

洪承疇九世俊身

普通沈文清公。岐由左都子告歸里。年已七十矣。其封翁夫婦猶健。子孫繞膝。五代

一堂。鄉里榮之。長孫善慶。以舉子大挑。需次潮江。次錫慶。由翰林官。湖北監司。善慶無子。以錫慶子慎齊嗣。慎齊故不與。連例捐同知。為陝省鹽局幹。會善慶卒于激。慎齊由皖奔喪。扶櫬歸。明年。聞曾伯國荃入覲。國荃大清公友也。慎齊謀往謁。由申江歲洋船。破浪直去。甫抵黑台。時已薄暮。黑浪掀天。黃霧四塞。遇對面有洋船。突隱隱聞吹號聲。洋人急轉舵。避之。航壞。轉瞬間。震震一聲。人聲鼎沸。船中裂水汨汨。人初及。船漸沒。洋人急放小艇。眾爭上落水。無算。慎齊時在中艤。尚吸烟。二儀即拔之下。甫及艇。艇忽忽未及割。輪船沉艇亦隨處。于是向以為獲殺者。復被波臣苦延去。幸來船停輪。拯獲活者二十餘人。而慎齊渺不知其所之矣。二儀得援。其一氣已絕。腹隆隆然。如鼓。洋人裹以氈。持木杵。接節擊之。適日斜。隨來舟返滬。至家述其

鷄鴣軒質言

卷二

七

狀家人具衣摺。赴燕台水溥招魂而葬焉。其同母弟刑部副郎仰輝。名景文。素篤厚足。擅痛兄之死。為文告諸神。時其家奉乩仙甚靈。判云。閻沈子疏。知為暗水獄也。爾兄本前明巨奸洪承疇。九世後。身勝國武臣。以洪為最。死後入泥犁獄。一世為牛。宰慈恩陵。再世為本朝御爾奉坐騎。立功塞外。三世復人身。官佐武。以功過不抵。復入泥犁。一十九年。四世為豕。五世為羊。六世為蛇。未嘗噬人。七世八世俱為僧。願持戒行。故九世得為官家子。因平生剛憤。隱惡多端。例于同治癸酉入黃沙獄。以扶嗣父官柩回籍。遲至今年。入黑暗水獄。不知者以為文清之祀。忠厚留遺。何以至是。殊不思天道無私。禍福皆由自招。嗚呼。孽緣未報。將來不能顯為示也。判詔仰輝不勝悲。執大輪迴之說。儒者勿遽然。承疇以前朝大臣身第二姓。毫不知曉。所謂地獄之設。正為此輩也。使必以渺茫折之。則彼小人愈無所忌。譁矣。

鬼頭

先君景文公。慕游貴州。某大僚者。夜半秉燭閱文。忽聞窗外闌闊聲。細聽。若玄子。道鈞鈞。私念暑中。烏有此。疑。推參半。俄。雲起室中。燭幾。公知有異。急滅燭。登床覘。其異。月明如晝。外闊。忽異現。見一絕色女子。由門隙蛇行。入。據公所坐椅。